

大窈窕

许我倾室江山

殷寻

YINXUN
WORKS

著

最气势磅礴的千年传奇爱情，
最缠绵凄美的悬疑之恋！

饰一段柔美花月，江山红颜，孰轻孰重？

一段不曾被正史记载的汉代女官爱情，
一段鲜为人知的北方骄王与倾国女子的传说，
纵使荏苒千年，
爱，是否可以继续？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大寰好

许我倾室江山

殷寻

YINXUN
WORKS



下



目录

卷六 三世桃花.....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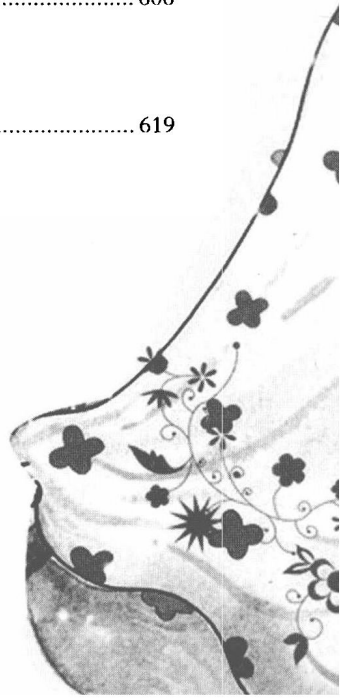
卷七 君恋窈窕..... 419

卷八 风沙卷烟..... 476

卷九 巫蛊之术..... 551

卷十 生生错 606

尾 声..... 619





卷六 三世桃花

那年花下，与君初识，汉宫碧饮画屏留，携手惹相期。落英缤纷圆月，再别，竟惧断音尘。三生三世尚有时，相见却无因。

1. 花相期

南国莺红之时，北国恰巧淡妆轻描，阳春艳阳，大把大把的桃花飞落。

这一早，楚凌裳推开禁楼的窗格，便飘进淡淡桃花香。

看到院落飞散的桃花，她误以为自己是回到了汉宫。

院落以东为方圆，竟在一夜之间栽满了桃花，映得楚凌裳一脸的惊讶，这仿佛是突然从天而降的美景，纷纷嫣红将这个院落染上了春季的颜色。

突然想起前日工匠们忙碌的情景，原来，这里是要栽种桃树的。

是他的命令？

心口微微一颤，想起了伊稚斜的笑谈：那个家伙转性了？

转性了？

只是因为要栽种这桃花？

正想着，院落走进一人影来，一阵轻风，吹落了大片桃花，纷纷从这颀长的身影飞落

过去，这一幕倒是显出几分温馨。

整整消失了两天的男人终于露面了，一身锦衣长袍，沾染了几分桃花红，抬头见禁楼上的女子正巧推窗而望，朝她一抬手，示意让她出来。

目光轻轻波动了一下，他也跟这桃花似的，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眼前，无声无息，再见的时候他身上的气息如此的干净，一丝戾气都没有，就好像只是无心走过这里的赏花人，见她后邀请共赏而已。

这两天她没有再换回男儿装，既然整个左贤王府都知晓她是个女子，也不需再遮着藏着，后来入夜的时候她想了想，始终想不通赫连御舜命她出席宴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应该不会那么单纯地只是想要告诉所有人，她是个女人。

这种想法很快被她否定，一来赫连御舜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虽说她对他不甚了解，但从他平日的行为举止也不难发现，他一向不在乎外人的眼光，所以就算所有人都在怀疑他有断袖之嫌也不足以令他改变性格去迎合和解释；二来他也命南华公主出席宴会，后来她才知道南华被坞佳折磨得半死没有出席的事情，但赫连御舜似乎也没有前去探望她的情况，他让南华出席宴会的目的是什么？绝对不可能只是摆设吧？

说不定，或者坞佳或者是不请自来的缇雅郡主无意坏了赫连御舜的好事，所以致使宴会变成了一场闹剧，这是楚凌裳唯一能够想到的。

不过看着突然出现在禁楼院落的男子，他的笑似乎显得很温润，下意识想到了颈部之上一直佩戴着的寒玉，这才发觉，这男子一笑竟如玉般剔透，但不能深看，否则绝对会发现他眸底的光度有多么讳莫如深。

他是那场宴会的主人，是他一手策划了宴会，那么，是不是真的看穿了她的目的？

院落的空气很好，每呼吸一口都透着淡淡芳香，天地万物都有了生机，楚凌裳一袭白裙耀得分外惹眼，青丝垂落，几片桃花落在了她的发丝之间。

赫连御舜站在原地，一眨不眨地看着走过桃花飞落间的女子，薄唇边上的笑容似乎扩大了些，待她上前时，朝着她伸出手。

一片樱红飘落于他的掌心之中，他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那樱红打了个旋儿又飞落了。

看着眼前的大手，宽厚结实，每一个指关节都充满了力量，心隐隐一动，不知怎的，像是受到了蛊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他。

他眉眼舒展，收手，将她柔软小手彻底包裹，轻轻用力将她拉至身边。

淡淡麝香气息夹杂着刚刚沾染上的桃花淡香，令她心头微微恍惚了一下，他从身后将她轻轻搂住，轻柔嗓音落了下来，如同周身飞落的花瓣般温柔：

“喜欢吗？”

如同一曲动人情曲，轻轻拨动了她的心，让她的呼吸忍不住变得急促，这桃花真的是

他命人栽种的？

轻轻点头，却不敢侧脸去看他的神情，因为她怕，怕看一眼就万劫不复了。

她开始有点懂得，为什么坞佳和缇雅那么死心塌地地为他，原来，她也会怕。

“为什么？”淡淡字眼滑落樱唇，目光只能跟着花瓣而飘落，又将最深处的那一抹难言情愫掩藏在暗如枯井的眸底最深处。

放在纤腰间的手臂微微收紧了些，耳畔仍是低低笑意：“因为你会喜欢。”

她微微敛下了长睫，目光扫过腰肢上的大手，赫连御舜这个名字，竟在她的心头扯得生疼，这个情绪变化无常的男人，有时候会让她有瞬间杀死他的念头，正如他高高骑于马上冷眼看着她受尽屈辱之时，又如在她的药房发现那瓶毒药的时候，直到现在，他都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解释。

可有时候，他又偏偏温柔得要命，正如那夜他对她的温存，他对她的体贴，又正如此时此刻，他是如此狄润地在她耳畔轻落下的那句：因为你喜欢。

是吗？

他是如此在乎她的想法吗？

见她不说话，赫连御舜竟轻叹一声，俯下脸，像是有些疲累又像是万般眷顾地贴在了她的脸颊上，刚毅坚挺的鼻轻轻磨蹭着她的颈窝：“多少次我都在想，如果能在桃花树下再看到你的笑那该多好，于是我命人种下这十里桃花，只为换你红颜一笑。”

心揪动得更快，他的言辞认真得令她心痛。

“其实，”她轻轻翕动了一下唇，却没舍得将他推开，“你不必这样。”

他要做什么？究竟要做什么？

她摸不透他心中所想，也许，伊稚斜是懂他的，又或者，真正懂得他的就只有他自己。

闻言后，紧搂着她的男子不怒反笑，声音更加低柔：“英雄最难敌过美人笑，难道我这般也成了奢望？”

他将自己喻为英雄，如果平日，她早就勾唇讥笑，可此时此刻他的话情深意重，她知道他是英雄，一直都知道，沙场上的战魔，铁骑上的天之骄子，他有他的骄傲，有他的自豪，可为何偏偏为难她一人？

眼眶竟然有些微润，不知是因为他的话，还是因为他突然放下了左贤王的架子。

“桃花虽美，但终有凋落之时，人无常态，又何必苦苦相逼？”微微冷下了心，楚凌裳淡声说道。

这番话很煞风景，她以为他会心生不悦甚至拂袖离去，却没料到他只是轻轻笑着，将她圈得更紧，低低说道：“心若相悦，何来相逼呢？”

“什么？”她的心一抖。

身后男子却将脸抬起，性感下巴轻轻抵在她的头上，静静说了句：“凌裳啊，你我早就应该在一起，不是吗？”

尖尖的黛眉微微一颤，连眸底的光晕都泛着显而易见的震惊，又如同荒野之中流窜的麋鹿，因找不到回家的路而慌乱不已。

身子，终于被他扳了过来，抬手轻轻捏起她细如凝玉般的下巴，目光深邃得令人窒息，落在了她的小脸上，细细打量着她的容颜，良久后，他再叹了一口气，温柔而又有力量地说了句：

“离伊稚斜远一点，好吗？”

前一句有点命令的口吻，后一句却透着一丝请求。

楚凌裳愕然，是她听错了吗？还是眼前这个男子不是赫连御舜，只是一个跟他长得极像之人？

“我只是被你囚禁在这，难道，我连与谁接近你都要干涉了？如果真的不想让我见到任何人，为何不将我直接关进大牢？”

“不。”赫连御舜眼底没有丝毫动怒的迹象，只是声音变得更柔，大掌翻转，修长的手指改为摩挲她的脸颊，像是在纵容着不听话的孩子，“你可以见任何人，但唯独伊稚斜不可以。”

“为何？”她盯着他，目光清澈如水。

这两天他虽然不在，但想必也知道伊稚斜总要到禁楼坐一坐的情况，伊稚斜是她见过性情与师兄最为相似的男子，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虽说对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却没有其他男子那般令人避犹不及，他像是一汪清泉，又似涓涓细流，不仅博学多才，更是与她有太多话题，这两日他于禁楼之中同她对弈，作画，甚至弹琴，他竟然样样精通，这不得不令她备感宽心，男女之间，未必只有情爱才能长久。

伊稚斜虽是左谷蠡王，她跟他相处却没有丝毫压力。

赫连御舜轻轻扬笑，眼底的光却微微变得严肃和认真，捧起她的小脸说道：“因为，我会不高兴。”

心随着他的这句话“咚”地狂跳一下，避开他的目光注视，大脑的冷静却开始变得有些混沌，这个男人霸道得令人发指，就算是温柔的，也是不容别人违逆的不是吗？

她不再说话，对于这种事情她不想去猜，也不敢去猜。

在山谷生活了十六年，她一向最怕变故，虽说早已看透了生命无常，但终归还想平静度过一生，却不想命运弄人，将她原本想要安逸的情绪一次次打破，一次次让她感受到不安的变故。

经过师父改命后的未来会怎样？她无法预测，可是眼前这个男人，她是否能够推算出来？如果能够，她是不是真的要推算一下，他未来的命运之中是否会牵系着她？

“凌裳，”他凝视着她，眼底多了一丝她看不懂的情感，朦胧的，如雾般轻轻缭绕，在桃花纷落间令人心悸不已。

“如果我不再是赫连御舜，而你也不再是楚凌裳，你会不会爱上我？”

她听到了心裂开的声音，咯噔噔直响，瞪大了双眼对上了他的眼，长睫因为他突如其来的话而颤抖着，如同无力的蝴蝶在扑腾着翅膀，最后被雨水打落，见他目光太过炙热，她又慌忙躲闪。

“你，这个问题很可笑，我……”

“回答我。”赫连御舜微微加重了语调，双手按在了她的肩膀上，低下头注视着她，将她的一切美好全都纳入眸底最深处。

“你，会不会爱上我？”

他的语调虽不咄咄逼人，却也令她无处可逃，心和手指都在微微颤抖着，直到他将她的下巴再度执起，令她不得不看着他的眼睛。

“也许，下辈子吧。”她开口的嗓音也变得颤抖，深吸一口气，心底最深处却没来由泛起无名的悲伤，就好像有一种即将冲破盔甲的力量，又似乎这股力量像是天地洪荒之时就存在似的，一脱口便成了无尽的、漫无尽头的哀痛。

“如果真有三生三世，我……会爱上你，那时候你不再是赫连御舜，而我，也不再是楚凌裳。”

最后一个字像是如鲠在喉，她是怎么了？这句话说得为何如此难受？

闻言后，赫连御舜的眼神更温柔，伸手将她轻轻搂过，大手轻抚着她的长发，低头亲吻了一下她的发顶，良久后轻声说道：“所以今生今世我还是赫连御舜，你仍旧是楚凌裳，明明知道不可为，可我还是自私的，凌裳。”托起她的小脸，低低一笑：“就算你不爱，也必须的爱，这是我，强迫给你一生一世的命令。”

“你！”

惊讶的话音被男人随即落下的吻给堵住了，辗转转浓，久久不肯放手。

他稳重的心跳，一声声撞进了她的耳膜，为什么，在与他两唇贴合之时，胸口会有种凌迟般的隐痛？

这痛，从未有过，就好像是在暗喻着某种分离，似乎在一起，只是为了分离。

赫连御舜的吻这般温柔，每一下都凝满让人心颤的深情。修长的指抚过她细致小脸，好像三生三世不愿分离。

桃花渐落，萦绕这一对男女，如梦如幻，如影随形……

院落的一幕，落入了远处的男子眼里，阳光下他的身影更显颀长，俊颜透着玉石般的干净，看着桃花翩飞间拥吻的男女，眸底腾上一丝楚痛和哀凉，又垂眼看了看手中的冰魄石棋子，唇边滑过一丝无奈笑意。

这冰魄棋子是准备送给她的，这般聪慧清冷的女子只能配上这般罕见棋子才对，他远远地看着她，落寞忧伤。

2. 冰魄石

乌佳和缇雅的争吵声彻底打碎了禁楼的宁静，楚凌裳很快反应过来，想要将赫连御舜推开，却见他眉头轻轻一蹙，伸手将她重新揽入怀中，面色不悦地看着走近禁楼的两个女子，在她们身后，竟还跟着伊稚斜。

“啊！你、你们……”乌佳见到眼前这一幕气得哇哇大叫了起来，刚要冲上去，却被缇雅拦在了前面。

“你什么你？瞧你的样子还想做王妃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王妃，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你不会天真地以为王上会废了妃子将你这个不相关的女子扶正吧？”

楚凌裳听得很是真切，缇雅明面在说乌佳，实际上是在说她麻雀想要飞上枝头，眼底泛起无奈，这个禁楼是不是从今天以后就不太平了？

奈何乌佳听不懂她话中的另一层意思，大嚷着：“你说谁是不相关的女人？我自小就在皇叔身边长大，不相关的人是你和她，也绝对不会是我！”她愤怒指着楚凌裳。

赫连御舜原本温润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你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居心？”乌佳突然冲到了楚凌裳面前，两手死死揪住她的衣裳，“你不是一心想要离开吗？为什么还不离开？你这个可恶的女人，阴毒的女人！”

楚凌裳被她揪得生疼，刚要推开她，便见身边的男人一抬手，死死攥住了乌佳的手腕，痛得她直叫唤。

“你这性子看来是被本王宠坏了，不关你个十天半个月的，你总是长不了记性！”

“皇叔，你被这个女人骗了！别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心肠坏得很，这个贱人，你还为她种了大片桃花？”乌佳气得头顶都要冒火了，正说着，辛扎带着几个下人急匆匆跑了进来，他是奉命看着小郡主的，没想到还是让她跑到了禁楼这边。

见王上的脸色不好看，辛扎也心中惶惶，不知该如何是好。

楚凌裳看着乌佳，看样子这片桃花真的将她惹急了。

她的话音落下后，赫连御舜面无表情地看着乌佳说了句：

“道歉！”

“什么？”乌佳一愣。

“马上道歉！”他又重复了一句，语调没有提高多少，却透着一股子威严，与刚刚温柔轻语的他截然相反。

乌佳一听，气得杏眼直瞪，看着赫连御舜，不可置信：“皇叔？你、你让我跟她道

歉？她算什么东西，让我跟她道歉？她不过是个最卑微的贱人……”

“啪！”突如其来的耳光声彻底将坞佳的话打断。

所有人全都震惊了，就连一贯喜欢看热闹的伊稚斜也愣住了，赫连御舜竟然打了坞佳？

辛扎和一群下人们变得更加惊慌不定。

缇雅在一旁轻轻抬手遮住唇，看样子是在强忍着笑意。

而坞佳，这个被扇了耳光的小郡主，从小到大都被赫连御舜宠爱的小郡主，震惊得连抬手捂脸的动作都忘了，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突然变得陌生的男人，瞬间，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眶中跌落，右脸颊通红一片，唇角不停地颤抖着。

楚凌裳也惊呆了，下意识抬头看着身边的男人，见他目光变得黑暗可怕，像是墨色的漩涡在眸底翻滚一样骇人。

“还不道歉？”赫连御舜盯着坞佳，又不悦地喝了一嗓子，声音如闷雷般扬起。

楚凌裳连忙拉了拉他，轻声说道：“算了，我……”

“道歉！”赫连御舜没等楚凌裳说完，一把将坞佳扯到了跟前，看得出他真的生气了。

坞佳全身一抖，自小到大她就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乖乖听话地低头对着楚凌裳说了句：“对不起。”

这种屈辱她哪受过？如果不是见到赫连御舜眼中早已经染上明显的怒火，她早就不管不顾地跑开了，让她道歉？可她还是不敢，她真的怕皇叔一个不高兴再也不理她了。

楚凌裳的脸上多少泛起尴尬，再难听的话她都听过，他这是做什么？

“辛扎，将她带回去，坞佳，你给本王记着，”赫连御舜的语气转冷转凝重，“如果下次再看你来禁楼这边捣乱，本王定会打断你的双腿！”

坞佳倒吸了一口气，倏然抬头看着赫连御舜，泪水蒙住了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他看了半天，哇地一声大哭着扭头就跑。

“郡主！”辛扎见了也备感心疼，虽说这小郡主生性顽劣，但毕竟在他眼皮底下长大，生怕她会出什么事，连忙带着一群下人追了出去。

伊稚斜一直静静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原本含笑的神情也开始变得凝重起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赫连御舜，他，是不是真的动心了？

楚凌裳见坞佳一脸委屈地跑了出去，又听赫连御舜的最后一句警告，虽说心里有些轻松可以安静几天，但同时也开始怀疑，这个男人的话是不是真的？如果坞佳真的再来这座禁楼的话……

她不敢再多想，他的表情太过阴郁，像是压在头顶上的乌云，马上就要暴风骤雨。

缇雅走上前，轻轻一笑：“王上，坞佳只是个小孩子，又何必这般动怒呢？这禁楼的

风景如此好，我倒想在这陪着楚姑娘说会儿话呢，王上……”

“滚！”没等她的话说完，赫连御舜又厉声喝了一嗓子，这次的对象是缇雅。

缇雅着实被吓了一跳，半晌后才轻柔说道：“王上，您怎么连我都……”

“再不从本王眼前消失，本王对你也不客气！”他十分不耐烦地喝道。

缇雅的脸颊红一块白一块，很显然是伤了自尊，拳头攥紧了又握住。

“赫连御舜，我大小也是郡主，你干吗对我大呼小叫？别以为你坐上了左贤王的位置就能为所欲为！别忘了，我阿父和整个家族的人可有反对你独揽兵权的权力！”

“好啊，本王等着，看看谁有本事还能拿到兵权！”赫连御舜微微眯起了鹰眸，这次不再是不耐和怒火，而是冷冷的笑意。

他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被人威胁！

缇雅也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想要收回已经难了，颤抖着嘴唇，狠狠一跺脚：“赫连御舜，你会后悔的！”冲着他喊完，也转身跑出了禁楼。

禁楼安静了，就剩下一个还坐在凉椅上摆弄棋子的伊稚斜。

赫连御舜转头，目光落在了伊稚斜的身上，不悦的余温还未散去。

伊稚斜连忙放下棋子，做无辜状：“接下来，你不会连我也想赶走吧？”

“你在这里有事？”赫连御舜明知故问了一句，字字做咬牙切齿状。

楚凌裳这才发现伊稚斜手中的棋子，竟然是罕见的冰魄石制成，忍不住走上前，执起一枚仔细打量着，不由轻叹：“真的是冰魄石？”

伊稚斜轻轻一笑：“凌裳好眼力，这些棋子的确是冰魄石制成，拿在手中冰澈入骨，冬季不宜把玩，但到了春夏的确有镇静的效果。”

楚凌裳细细打量着，偏头黛眉泛起一丝思索。

赫连御舜见状后，面露不悦，目光也泛起一阵暗沉，上前一把将楚凌裳拉了过来，看着伊稚斜冷冷一笑：“你倒是跑这里献殷勤来了？”

伊稚斜清了清嗓子：“我拿来的可是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乱石罢了！”赫连御舜的眉头蹙紧。

伊稚斜刚要开口，却听到楚凌裳轻声说了句：

“不，冰魄石真的是无价之宝。”

赫连御舜脸色更加不悦，伊稚斜反倒显出得意扬扬之状。

素袖轻抬，楚凌裳拿起一枚棋子：“想必这是外族的贡品吧？”

“是。”伊稚斜点头道，“我一直听说冰魄石极为罕见，但究竟有何独妙之处还尚且不知，凌裳你是否清楚冰魄石？”

“我也是听师兄提及过，他周游列国，对一些罕见玩意儿尽是了解，后来我在一本古籍上也见过对冰魄石的介绍，相传这种冰魄石只产于最北的至寒之地，万年才会形成结冰体，因为剔透无比，被世人称作冰魄石，但真正被叫做冰魄石的原因却是因为它神奇的功能。”

伊稚斜听得有趣：“神奇功能？说来听听。”

楚凌裳轻轻一笑：“古籍中曾记载过，冰，至寒之物也，魄者为人，这种寒石具有将人的魂魄冰封的功效，所以才被叫做冰魄石。”

伊稚斜一脸惊讶，拿起一枚棋子不可置信：“你说这种石头可以封住人的魂魄？”

“我也是看古籍上这般说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寒石无非是可以将人封冻起来而已，上古古人便认做是可以将人的魂魄也封住，不过笑谈也，不足以采信。”

赫连御舜见两人相谈甚欢，不悦地插上了一嘴：“不过是上古之人的玩笑话，你们竟也能够认真，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块块破烂石头而已。”

楚凌裳见他神色不耐，没说话，也没理睬他。

伊稚斜听了则摇头：“御舜，这说不定就是真的呢，想想看，上古之人怎么可能那么无聊记些这种东西？”

“上古之人的确无聊，我看无聊之人是你吧？”赫连御舜没有耐性，压低了嗓音盯着他，“石头棋子你已经送完了，人可以走了。”

伊稚斜闻言后哈哈大笑：“御舜，我可不是来这里闲晃的，事实上，我是带着御令来找凌裳的。”

赫连御舜冷哼一声，凌裳，叫得倒是挺亲昵。

“御令？什么御令？我刚刚从单于庭回来，怎么不知道所谓的御令？”

“这与你何干？”伊稚斜笑得更温和，转头看向楚凌裳，“单于偶感不适，想请你诊治呢。”

楚凌裳闻言后心口微微一颤，机会终于来了……

3. 沿路杀机

一路向北出了关，关外的气候显然比关内要低了一些，护送公主的一支队伍终于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一家客栈打尖落脚，夜崖迹给了掌柜的一锭黄金，包下了整间客栈，为保公主安全。

掌柜的眼尖，一看夜崖迹出手大方，又见有众多侍卫们跟着，心中料到这些八成是从宫中出来的，忙命厨子备好各色酒菜伺候军爷，又叫来了店小二用最好的饲料喂马。

转眼，夕阳飘落天边，染红了大片的云朵。

人们对四季有着最原始的膜拜和敬重，这个小镇也不例外，今儿刚好是立春，小镇上异常热闹。夜崖迹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这个小镇只是用赶集的方式来庆祝立春，他所见过的还有更多，甚至也有血淋淋的祭奠形式。

华阳公主这一路上没少闹腾，但都被夜崖迹给冷言喝止了，所以等华阳公主提出要到集市上凑凑热闹的时候，他的眉头又蹙在了一起。

他是护送公主的大将军不错，但并不意味着要事事顺从她。

青袖见状倒是小跑了过来，谄媚地坐在了他身边，低声说道：“要不，就让公主到集市上看看吧，我会保护她的，怎么样？”

“你保护公主？”夜崖迹倒了一杯清茶，看着青袖笑了笑，“你的三脚猫功夫还是省省吧。”

“师兄！”青袖拿出最折磨人的缠人功，拉着他的衣袖晃啊晃的，“你就让我去玩一会儿吧，出关越远越没有歇息的小镇，我都没有见识过呢。”

夜崖迹笑而不语，这丫头终于说出了心声，哪是想要保护公主啊，分明就是自己心馋了。

“师兄！”

“保护公主可是一件苦差事。”他淡淡说了句，态度却不那么强硬了。

青袖自然听出他口气有商量的余地，兴奋地说道：“放心吧，我保证公主没事。”

夜崖迹轻轻一笑：“去吧。”

青袖像是撒了欢的马，腾地一下子站起身，又听夜崖迹在身后叫住了她。

哭丧着小脸：“师兄，你不会出尔反尔了吧？”

夜崖迹一扬手，一个精致的布囊从空中划过，被青袖准确无误地接住，一打开，顿时眉开眼笑了起来。

“等你见了凌裳，两手空空总归不好吧。”夜崖迹笑着说了句，“你的衣裳也该添了。”

“明白，谢谢师兄！”青袖遮不住心中欢喜，没料到师兄心会这般细，这些钱足够她买好多新奇玩意了。

“早去早回。”

“遵命，夜大将军。”青袖笑着一溜烟跑了。

集市很热闹，这种热闹不同于宫中，华阳公主看着高兴，青袖更是高兴，为了遮人耳目，她们两人身着男装，将长发束在脑后，典型翩翩公子哥的形象，两人身后跟着两名随行侍卫，为了不引起百姓们的慌乱，侍卫们也换上了平日的便服。

青袖和华阳公主在前面走着，这好奇，那好奇，青袖看见什么都想买，华阳公主

更是如此，拿着一个鬼脸面具兴奋地直叫唤：“青袖青袖，快点，本公……”她猛地止住声音，看着青袖怒瞪了她一眼后，改口说了句：“本公子要这个，快点付账。”

青袖正看着一双绣花鞋来劲呢，听她这么一大呼小叫后，将鞋子放在了一边，懒洋洋地走了过来，一把夺过华阳公主手中面具，嗤鼻一笑：“还当自己是三岁小孩儿呢？想要，自己拿钱。”说着，又大摇大摆地回到绣花鞋旁边，开始眉开眼笑地跟商家讨价还价。

华阳公主气得直哆嗦，跑上前，怒瞪着她：“喂，钱都在你身上呢，我哪来的钱了？”

“你真是好笑啊，这钱是师兄给我的，怎么你来集市自己不带钱吗？没钱就别买东西！”出了宫，青袖才不怕她呢。

“你！”华阳公主哪会忍下这口气，气呼呼看了她半晌，瞄准了青袖腰间的钱袋，一把就扯了下来。

“啊！抢钱啊！”青袖一下子反应了过来，连忙尖叫道。

身后跟着的侍卫们全都跑了过来，见公主得意扬扬地拿着钱袋甩来甩去，个个都面面相觑。

“喂，你们傻了？她抢了我的钱袋，还不帮我抢回来？”青袖叉着腰，大声嚷着。

其中一个侍卫为难地低声说道：“她是公主啊，我们怎能冒犯？”

“你、你们……气死我了！”青袖见靠他们不行，干脆一个快步蹿上前就准备去抢。

华阳公主一个愣神，连忙闪到一边，却在这时，只觉得一道锋利的光冲着这边飞了过来，青袖是会功夫的，一个偏头，原本准备抢夺钱袋的手一转向，将公主推到了一边：

“小心！”

“铮”的一声，一枚飞刀打在了旁边的泥墙上，泥墙裂开了一道缝子。

华阳公主被青袖这么一推直接摔在了地上，她挣扎着起来，偏头一看头上的泥墙顿时瞪大了双眼，指着青袖：

“你、你竟然为了一袋钱来谋害我？”

“闭嘴！”青袖懒得跟她解释，再看随身带来的侍卫早已经被几个蒙面人给杀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全身泛起冷汗。

“杀人啦！”集市上喝出惊恐的声音，紧接着，乌泱泱的人群全都散开了，打翻了商家的小玩意儿。

华阳公主也看到眼前这一幕，吓得魂不附体，想要尖叫都出不了声，只剩下紧紧揪住青袖的力气了。

她记得青袖会武功。

谁知道，青袖回头冲她说了句：“我告诉你啊，我不过是轻功好了点，拳脚功夫可是

极差，一会儿各安天命吧。”

“啊？”华阳公主大惊，“你身手不是挺好的吗？”

“喂，你自己看看蒙面人有几个？”青袖看着朝她们步步接近的蒙面人怒喝了一声，“还不是你招惹的？这些人一看就是来杀你的，我可不想做你的替死鬼。”

华阳公主都快哭了。

其中一个蒙面人冲着青袖这边就冲过来，猛地一亮长剑，锋利的剑气扫射了出来！

青袖原本是想施展轻功跑的，奈何华阳公主死死揪住她的衣袖，想跑都跑不了，眼睁睁看着长剑离自己眼睛越来越近，近到她几乎可以闻到刀尖上的血腥气息时，只听“铛”一声响，长剑偏离了位置。

还没等反应过来，一个身影疾速蹿了过来，伸手将青袖和华阳公主扯到了一边，淡淡的嗓音扬起：

“没事吧？”

青袖一看，脸上泛起惊喜：“师兄？”

“到一边去，看着公主！”夜崖迹仔细打量着这几个蒙面人，暂时看不出明显的特征来。

“你们是什么人？”他警觉问道。

“送你们上路的人！”阴恻恻一声长笑，手拿长剑的蒙面人倏忽欺身跃起，身法如鬼如魅，如风如电，朝夜崖迹刺过来。

夜崖迹没想伤人，伸指戳向他背心，随即，反手扫过一石子，直射入他背心处的“大推穴”。

手拿长剑的蒙面人一愣，显然没有料到他在不躲不闪的情况下出手还这般疾速，不禁惊怒交集，急转身躯，奋力发掌。

夜崖迹不避不让，那蒙面人掌到中途，手臂已然酸软无力，这掌虽然击在对方天灵盖上，却哪里有半点劲力，不过有如轻轻一抹。

夜崖迹趁机反掌一把将他的手腕翻转，听见他“啊”的一声，只是瞬间功夫，筋脉尽断，夜崖迹一个强劲的掌风击过，手拿长剑的蒙面人重重落地，“噗”地猛喷一口血水。

青袖在一旁看得直过瘾：“师兄好厉害！”

其余几个蒙面人怒吼一声，纷纷纵身扑上，或拳或掌，或剑或鞭，攻势凌厉之极。

夜崖迹不慌不忙展开轻功，从地面上跃起，转过身来，右手圆转向前，朝最临近自己之人打了过去，左手高，右手低，手臂一运狠劲，将其中一个蒙面人的手臂套住，刚劲之力使出，那蒙面人被狠狠甩到了一边。

夜崖迹的这股极浑厚内力，雄强无比，显然内功已是出神入化，他又将目光转向其他三人，其中一个一道劲猛的鞭子扫过，却被夜崖迹生生擒住，他冷笑道：“原来你们是匈

奴人！”

说完，一个内力使出，便击中了他的手腕处，这个蒙面人只觉得腕间一阵酥麻，手中的鞭子便被他抢了下来。

只有匈奴人才善于用鞭！

夜崖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鞭影落下，快如闪电，却劲猛无比，将身边同时上前的几个蒙面人纷纷扫落击退。

最后一个靠近的蒙面人闪身而出，右掌疾向夜崖迹的胸口劈来，内力雄浑无比。

夜崖迹一个闪身，一掌劈到，便也一掌劈出，那人身子一晃，退了一步怒瞪着夜崖迹，而夜崖迹却是神定气闲地站在当地。

蒙面人大吼一声，双目鼓起，胸口气血翻涌，只见他双臂一振再度袭来。

夜崖迹右掌挥出，一拒一迎，便听蒙面人大叫一声，身子犹似发石机射出的一块大石，喀喇喇一声响，撞破墙壁，冲了出去。

几个倒地的蒙面人皆骇然失色，他们虽然没死，但也绝无还击之力。

夜崖迹上前，大手一伸扯过来其中一个，唇畔的笑很轻柔，连嗓音都是轻柔的，丝毫看不出就是他们将他们一千人打得重伤不起。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别费力气了，公主必然会平安到达匈奴。”

蒙面人纷纷搀扶着逃离集市。

青袖拉着惊魂未定的华阳公主这才敢上前来，看着他们逃窜的身影，青袖低声问了句：“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夜崖迹将目光中最后一抹复杂神情收回，淡淡说了句：“别管那么多，回客栈。”

青袖点头，拉扯着公主一并离开了。

4. 树敌

北国匈奴

禁楼院落，依旧阳光明艳，像是世间万道光晕全都倾泻了这边似的。

比南国晚了一些时日，大片桃花正值翩飞，落英缤纷极是美姿美态，一片花瓣飞过，被赫连御舜接住，修长手指轻捻着花瓣，沾染了花香，他端坐在石椅上，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莺红，十里桃花着实壮观。

他坐着，虎漠站着，两人在这个桃花飞落间形成很是异样的安静，与这阳光明媚的日子太过不符。

良久后，赫连御舜开口，略有所思又透着一点不以为意，看不穿他究竟是在意还是不在意：“情况如何了？”

虎漠上前：“王上，听探子报，失手了。”

修长的手指蓦地用力一碾，手中玩弄的花瓣顿时烂如泥，像是被他精心眷宠之后又弃之如履般，丝毫不加一点怜惜，那笑，染上几多深沉：“那几个人可是匈奴高手。”

虎漠轻叹一口气：“是！王上，只可惜还是失败而归。”

“看来，是本王小瞧了夜崖迹的本事。”赫连御舜起身，缓缓朝着桃林走去，眼前的桃花令他微微舒展了眉眼，任由花瓣在他周围飞落，“探出夜崖迹的武功深浅了？”

“是，夜崖迹显然是手下留了情，只是击退了匈奴高手，此人武功深不可测，内力十分雄厚，这几人重伤在身却不致死，可见夜崖迹的武功已经出神入化，收放自如。”虎漠一直在他身后跟着，禀报道。

赫连御舜闻言后停住了脚步，立在桃林之中，眸底泛起淡淡的笑意：“如此说来，他也能算是本王的对手了。”

“王上，您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赫连御舜唇边笑意扩大，“静观其变，想必有人比我们还要关心这件事，倒不如看场热闹的好。”

“王上，这次公主遇险一事会不会是二王子做的？”虎漠直截了当地问出了心中疑问。

赫连御舜笑着摇头：“二王子虽然行事鲁莽，但他毕竟长着脑子，他怎么可能派人除掉公主或者公主身边的人？公主一旦遇害，他便是难辞其咎的对象，你认为他会那么傻吗？”

虎漠听了身子轻轻一颤：

“王上，那属下真的想不通究竟是何人所为了，属下听说二王子一向与莺红姑娘尚好，但单于又怎会接受一个曾经是青楼女子的女人为皇家媳妇呢？二王子虽然对这次和亲表面没意见，但背地里也已经被莺红姑娘闹了好多次了，说不定二王子就是为了莺红姑娘而冒险呢，只要公主不知不觉死在途中，他也不必再接受什么和亲，原本这和亲一事就是王上您和单于想出来的办法，他怎会照做？”

赫连御舜转头看着虎漠，眼底泛起赞许的笑意：“虎漠，你想事情越来越周全了，但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虎漠一愣：“还请王上明示。”

几片桃花飞过，赫连御舜一张手接住，花瓣没有逃开被俘获的命运，看着掌心之中娇柔的桃花，他轻轻笑着，却没由来想到了那张略显惊讶却又努力镇定的小脸，眼底的笑容更深了。

“一个人，再如何伪装，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他对着身后的虎漠说道，“二王子虽说心仪那位莺红姑娘，但也无非是贪恋她的美色而已，这个于单一向是处处留情，对女色